誠齋易傳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誠齋易傳

(一)

楊萬里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誠齋易傳二十卷

宋楊萬里撰。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韓侂胄召之。不起。開禧開。聞北伐啓釁。憂憤不食卒。後謚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書肆。曾與程傳並刊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以爲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吳澄作跋。亦有微詞。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理宗嘉熙元年。嘗給札寫藏祕閣。其子長孺進狀稱。自草創至脫稾。閱十有七年而後成。亦可謂盡平生之精力矣。元胡一桂作易本義附錄纂疏。博採諸家。獨不錄萬里一字。所見蓋與陳櫟同。然其書究不可磨滅。至今猶在人間也。

宋臣寮請鈔錄易傳狀

臣寮上言。臣猥以庸愚。誤蒙聖恩。擢寘經筵。使以周易備員進講。自惟罔陋。無以仰贊聖學之懿。徒思罄竭以效涓埃。臣竊見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薦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蘊。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過之者。乃深自閟藏。不以輕授。意欲俟後世之知。今遇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札。就其家取本鈔錄。委官點對繕寫投進。以備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以仰贊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進止。奉旨依。

楊承議申送易傳狀

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楊長孺狀申。準本州公文。備準省劄照對。先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稿。閱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自以發揮其所學。初非徼覬於當時。尚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望徹聞於上。茲承州牒備準省劄。爰因臣寮之上奏。遂辱君命而下取。惟先父著述之勤苦。乃一旦昭升而顯行。蕞爾不肖之孤兒。矍然祇奉於明詔。欣逢聖世。敢匿父書。敬拜給劄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一部二十

卷。約十五萬字。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

自序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傃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蚤可哲。愚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序

誠齋先生、宋人也。文章行誼。冠絕當世。他作往往梓行。易傳則否。宋人曾取置祕省。卒不頒布。良慚不廣。嗣是蓋無聞者三百年矣。明守臣尹耕。乃爲刻諸開之郡齋。尹耕曰。往余得是傳于好奇者。謂易盡在是矣。故樂爲刻之。敍曰。夫易其可易言哉。惟聖人全體至道。幽贊神明。妙應感形。化裁機務。是故洩天之精。發地之靈。會人之極。布法立象。直指逆數。以通能于百姓。及夫觀象命辭。研理翼傳。然後探元極變。盡賾顯微。其道大備。百用不惑。由是知庖羲氏至德。文周孔三聖人用心勤矣。故自周之盛時。及其季世。官不棄職。學不廢業。史朝、惠伯舉曰良識。而穆姜、陳文子皆稱善用矣。秦焚詩書。此賴卜筮得以不毀。然簡策雜亂。辭意淪失。左氏所述繇辭。一無可考。文言、繫辭或者乃疑其不出于孔子。況其他乎。嗚呼。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聖人述天以教人者乎。惟易闡陰陽闔闢之機。窮剛柔致用之妙。洞鬼神倚伏之情。立大中至正之矩。以究性命道德之極。而曰止于卜筮。使學古之士。遠遜元宗。近稽事應。不復措之心身。以求所謂蓍策龜筴之外者。悲夫。余嘗謂易以卜筮存。蓋亦以卜筮亡也。嗚呼。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待膳接浙。鼓琴微服。故善用易者。莫孔子若。克己復禮。一變至道。用行舍藏。曲肱飲水。故善學易者。莫顏子若。是故由之武人求之進退。憲之苦節。賜之倚口咸乖厥旨。而況其他乎。而又萬世之下乎。耕小子生十歲年。受易家君。每于指示之餘。見家君凝神湛慮。遐思永嘆。若有及于簡策之外者。而不敢請也。自得

先生此傳。耳目開豁。神爽飛越。瞻前忽後。千里几席。如穴中之蚓。得覩龍變。上下風雲。呼吸宇宙。雖莫測其故。而其在穴之陋。一旦灑然。故不敢以自私也。又曰。往余在南宮時。讀是書。未覺有入。及以罪干國憲。謫兗移開。心以迹危。情緣物感。反躬思過。悼改無從。每焚香靜室。展閱是編。至于用晦白茅之戒。先生必前後反復引喻。諄切以明之。辭危理盡。道直思元。未嘗不流汗揮涕。自懼無良。而儆倖于愆者尚多也。思天下豈無病余之病者乎。故刻之益力。若夫句讀簡策之閒。釋語命字之類。先生所見。閒有異于晦翁本義者。讀者莫之異可也。嘉靖壬寅歲仲春朔。朔野尹耕譔。

自序 後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與。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畫。无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卦辭。无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簡。於是作彖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爲天地。纖之爲毫末。顯之爲人物。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仁義禮樂。微之爲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崇。是書也。其蘊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與。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案季札爲韓宣子之譔。王伯厚已言之。）當是時。豈易之書惟魯有之與。抑諸國皆有而吳未有與。宜其見之而喜也。然札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長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此書未作與。抑已作而未出與。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學者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觀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與。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

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

嘉泰甲子四月八日．萬里後序．

誠齋先生易傳卷一

宋楊萬里譔

䷀乾下乾上

乾雜卦曰乾健說卦曰乾剛又曰乾爲天爲君故君德體天天德主剛風霆烈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君之剛也君惟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矣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然強足拒諫強明自任豈剛也哉☰☰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假之爲☲☵立之爲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巛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世草書天字作乁即☰也

乾元亨利貞

此卦辭說者曰文王之辭至高曰天至健曰乾天言其象乾言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象而後有性性而後有德德之名四其實一一者何元而已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旦而晝人幼而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昳而夕人強而耄物實而隕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元貞異名而同體亨

者物之生利者物之成亨利異功而同用渾然而一之謂元熙然而散之謂亨充然而成之謂利肅然而收之謂貞肅然而收則渾然而一矣一斯散散斯成成斯復復斯入入斯出未有已也天地具此爲天地聖人具此爲聖人四德之名立而天地聖人之蘊著矣彼異端者以空言性命爲元其究窒於亨之用以詭遇事功爲利其究賊於貞之體是豈所謂元而利者哉儒者之求道求諸乾之四德

初九潛龍勿用

此爻辭說者曰周公之辭乾陽也其數曰九坤陰也其數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數也積天數之一三五不曰九乎積地數之二四不曰六乎乾以龍爲象何也天地者其神不測者也將託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龍何以哉初九乾爻之始而位之最下者也故爲龍之潛既曰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勿用勿云者止之也干寶謂文王在羑里之爻非也羑里聖人之不幸也非潛也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地皆然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九在下君德之隱故曰潛龍九二居中君德之章故曰見龍見龍在田物被其澤也利見大人者天下以見九二之大人爲天下之利也程子謂舜之田漁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句厲无咎

乾之六爻皆龍德也故曰六龍九三不言龍而曰君子何也言龍者明而神言君子者神而明皆君德也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危也然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何也於此有道終日乾乾然而无息至夕猶惕惕若而自懼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程子謂此爻舜之元德升聞時也乾乾者猶曰健健云耳雖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蚩尤、后羿、莽、卓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爲上驕則有懈心何德之勤憂則有覬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亡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漢一變而爲魏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變而爲晉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晉不足徵則乾乾夕惕之戒妄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之與九三位若同而異情若異而同九三居下之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偪故位若同而異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焉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動未可以躍則靜淵靜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三之勤而懼文言以爲君子進德修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能躍而疑文言亦以爲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所以若異而同也程子以爲舜之歷試時也安定胡氏以此爻爲太子之位其說尤切蓋懦於躍則爲漢之惠元僅危得之躁於躍則爲商臣爲元凶其咎大矣或曰晉之申生漢之榮彊非以躍而咎也何如曰易之戒義也三子之遭

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三子越義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孰若守義以聽命。三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无咎矣。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則躍與否。无咎與否。皆所不能囿也。所謂賢者過之者與。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虛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竝。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也。故曰利見大人。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況今在天乎。

上九。亢龍有悔。

五者位之極。上者極之極。故爲亢。居君位而又上焉。將何之乎。此益戒舜以罔淫于樂。禹戒舜以无若丹朱之時也。若志與位俱亢。則有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過則競。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彖辭所以釋卦辭也。說者曰。孔子之辭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无息。謂之道。融而无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孰爲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攝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正。其變也。新故爲无常。其化也。消息爲无迹。謂有物邪。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无物邪。品物流形。何爲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爲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曷爲變。曷爲化。是不可勝窮也。嘗試觀之雲行乎。炳而黃黯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之與乾元合而爲一故也。此乾元所以大彖言元。言利貞。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雲行雨施。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形之亨也。熊氏良輔集成引此文曰。）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大象之辭。釋卦名乾之一字之義也。亦孔子之辭也。天行健。健即誠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強且不息。亦誠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強非有使之者也。曰強又曰不息。強之至也。天

行健。乾之德也。自強不息。君子以己爲乾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修不息之謂強。其義一也。六十四卦。或曰君子。或曰先王。或曰聖人。或曰大人。皆體易道而日用者。健順者。乾坤二字之詁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小象之辭。釋六爻之辭。與用九之義也。亦孔子辭也。德在此。位在彼。初九以陽德而在下。君子以之潛而勿用。是故潛德而非爲我。九二以陽德而出。君子以之施而必周。是故德普而非兼愛。九三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反復於道而不敢離。九四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旋觀无咎而後敢進。至於九五。不以得位爲樂。而志在大有爲。上九以處高爲悔。而戒其不可久。蓋乾之德不可爲首故也。知乾之德不可爲首。則惟六位所遭而處之焉。往而不綽綽。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者。象辭之重者也。亦孔子辭也。惟乾坤二卦有之。蓋六十二卦舉矣。元者。萬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會。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榦幹。此乾之四德。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君子體乾之四德也。法之於天。體之於身之謂體。元者。四德之長。仁者。五常之長。體元无形。體仁有體。聖人欲其近而易行。故變元而謂之仁。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子曰一章孔子釋爻辭之文也惟乾坤二卦爲詳至於餘卦見於繫辭者如鳴鶴在陰之類所釋者諸卦十八爻而已然則謂繫辭非夫子之作其然乎初九惟其以龍德而隱也故以世從道不以道從世以實晦名不以實顯名內樂存故不有行於時必有行於己所謂遯世无悶樂則行之也外憂亡故不見知於人必見知於天所謂不見是而无悶憂則違之也其守不奪其堅不拔豈躁於用哉此潛龍之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无君人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雖見矣在田不在天德雖正中矣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也然則宜若之何庸信庸謹久而无息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无德足以普萬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歸之已辭之曷嘗有君人之心乎故曰君德也君德云者有君德而安於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九二之謂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修德業。則非徒勤矣。雖然。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學就矣。以此居上。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戚。惟以得仁爲懼。雖危何咎。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恆、猶常也。九四之位偪矣。以上進爲常。則其志邪。以下退爲常。則其德孤。惟及其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疑而无必。則无咎矣。或之者。疑之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故馬鳴而牛不應。蠭躍而蟻不隨。濕爲火仇。燥爲水憂。雲虎相避。風龍不相比。鳶飛親上。魚躍親下。所謂各從其類也。所謂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人作而萬物咸覩。无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彖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與。夫子此言。因釋此爻飛龍在天之辭。而發雲從龍之義。遂推而極之也。萬

物覩聖人。卽利見大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六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如是而動。其誰我與。有悔必矣。高貴鄉公以之。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潛龍勿用。曷爲勿用。以其潛於下也。見龍在田。曷爲在田。以其時可居於田也。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非有事。則爲無益之勤。或躍在淵。所以自試。非自試。必有妄動之舉。飛龍在天。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聖人在上。則德流化洽。而天下治。故曰上治。物窮則災。理數之常。亢之所以有悔。剛而能柔。致治之道。乾之所以用九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進修。亦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龍之在淵。革潛而爲躍。九四之上進。亦革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以龍德宅天位。則德不儉於位。以天位處龍德。則位不儉

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時之極者。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天不爲首。天之則也。君不爲首。君順帝之則也。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言始。亨言通。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言情。貞言性。利貞者。情必復於性。雖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然止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止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一章亦釋彖辭。所以贊乾之德而歸之道也。乾不可得而贊。極天下萬物而无外。姑強名曰大而已。故既曰大哉乾元。又曰大哉乾乎。何大乎乾也。大其德與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德。中正純粹精。乾之道。道析則五。會則一。正邪爲正。正正爲中。乾之道本於中而已。純者。體之一。粹者。純之美。精者。粹之微。乾之道會於一而已。堯舜禹相傳以惟精惟一。乾之一也。允執厥中。乾之中也。然則舉此道而一之於中。天傳之義。義傳之八聖者也。曷謂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蓋正猶有偏也。楚、燕、南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師天地之中也。夷、惠、吾道之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則正在其中。道至於一而正。正而中止矣。雖然。乾之道何以臻此。其惟剛健无息以致之乎。剛健者。乾之性。以

剛出健。以健行剛。斯一於中矣。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孰能與此。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此章與始而亨爲一章。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蘊於身爲德。形於事爲行。龍德、聖人之事。非賢人事也。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而橫渠子以顏子行而未成當此一爻。恐顏子不敢當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李氏簡學易記引此文。未著也之下有曰人非利見不足謂之成。）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取善。故萬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居以寬。故處心大而裕。行以仁。故及物公而普。學問、德之府。寬仁、德之輿。九二之大人君子。府充而輿熟。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乘三陽。而在其上。故重剛。下卦以二爲中。三則過之。故不中。非五。故上不在天。非二。故下不在田。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乘三陽。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以五爲中。四則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贊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精。四時、造化之功。鬼神、造化之靈。其體一。其用三。覆載无私之謂德。照臨无私之謂明。生息无私之謂序。禍福无私之謂吉凶。大德之人。兼天地造化之體用。而皆與之合。則其德與天地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人謀鬼神。皆聖之餘也。堯舜天命未改而禪。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師。後天者也。湯之伐。不先不後。而順天者也。體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名。聖人、性天之達名。名則三。道則一。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焉。病之病也。自古亂亡。皆不知者也。知之。斯能處之。故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知退者也。聖人唯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堯舜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唐之睿宗。其庶矣乎。曰其唯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贊聖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先後申言之。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句牝馬之貞。

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何也。乾貞欲剛。故天尊。坤貞欲柔。故地卑。行止惟人之從。馬之順也。牝馬、順之順也。故牝馬地類。安得同乾之貞哉。王弼云利牝馬之貞。非也。

君子有攸往。

往行也。地之柔順。君子體而行之。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以上皆卦辭。乾之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言其體。自坤以下。併與用言之。坤、地道也。陰道也。母妻臣道也。皆欲以陰從陽。不欲以陰從陰。陰從陰則造化消。陰從陽則造化息。母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母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治且安。故陰盛陽微。月壯日虧。呂武專而漢唐傾。懿裕強而魏晉亡。此陰不從陽之災也。故坤之陰處先則迷。處後則得。必以後爲利之主也。從其類則非吉。離其類則吉。必以安貞爲吉之地也。皆欲以陰從陽也。西南、陰之方。東北、陽之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乾稱大哉。坤稱至哉。嚴尊卑之分。陰不得僭陽也。蓋大則无疆。至則有極。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坤之生物。豈自爲之哉。順以承乎天。厚以載乎物。此其德所以合乎乾之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英華外發之謂光。坤之用也。博厚中充之謂大。坤之體也。坤道之光大如此。而能含宏而不耀。故能生物而不息。物之所以亨。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章程子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爲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眞得聖人之意也。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得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剋。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道矣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爲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姦。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衒。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

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何氏楷訂詁引此下有知光大故能含章七字。程子謂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爲。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不盡。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四居危疑之地。而愼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爲張禹胡廣學者審之。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爲君位。雖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元吉吉之大也。聖人許之以能居下。則元吉。不許其過此也。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而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僭不可啓也。故戒之。吾於乾坤見君臣之大分矣。程子謂陰者婦道。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其發明聖人之意。尤深遠矣。

剛柔雜爲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敗。爲臣者。其勿至於此。爲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蓋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龍戰者。以坤馬之僭龍而戰。夫乾之眞龍也。血傷也。其血元

黃兩龍俱傷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之用能永守臣道之貞。斯可以爲大臣而令終矣。或曰。用九用六。乾坤七爻。妄也。有位斯有爻。位止於六。而爻乃有七乎。故易曰。六爻發揮。又曰。六位成章。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至於陰陽之回斡。造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含之量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然則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爲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爲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禍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大者小之積。善可積也。不善不可積也。積斯漸。漸斯極。極斯作。及其作而圖之。其有及乎。弑逆、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傳曰。有无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己。在

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察之早。勿使之漸。則國之禍不作矣。辯、察也。故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馴也。履霜之不戒。堅冰之勿悔。馴而致之也。順、當作馴。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六二爻辭止言直方。而聖人又以正釋直。以敬釋正。以義釋方。其曉學者至矣。敬以直其內。則養心主一而不分。義以方其外。則處物適宜而不隨。敬、體也。義、用也。體用合而德不偏。故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立、謂竝立。不孤、謂不偏。偏於內。則執體而廢用。偏於外。則狥用而忘體。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爲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蘊者。矜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有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志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爲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乾之初九。遠而潛。宜也。坤之六四。近而隱。非宜也。不宜隱而隱者。五之位。君位也。坤之六。則臣也。六五以臣而居君之位。則僭也。臣僭君。則天下亂。是天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幸而近之。惟恐去之不速。隱之不深耳。此襲勝所以不仕於莽之朝。蔡邕所以失節於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潔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患深遠矣。使六四

至於潔身。則六五何如哉。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之君子。唯剛柔雜而有文德。故通理。唯得中。故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禮。故居體。體者。禮也。通理者。通於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失也。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蘊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身。必无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无專權之紊。所以爲美之至。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爲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爲龍。其僭乾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无陽之心。暴其有僭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沒其僭也。不沒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離其類。

誠齋先生易傳卷二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句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氣始以下廿一字。從董氏眞卿會通增。學易記所引。第二句作第一句。）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爲能克寡助。（元作豪助。從學易記正。）故曰利建侯。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爲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三道。高帝未及也。而亨屯之功如此。而況及之者乎。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陰而上於陽。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剛柔始交。以震遇坎。故曰難生。震動坎險。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後動。是惟无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仗至正以動於險難之中。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亨孰大焉。留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亨矣。大亨貞。卽卦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滿盈。卽

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寧。卽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審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天下无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當屯難之時。君子當之。豈可以晏然處之哉。非有經綸天下之才。則屯未易亨。郭子和曰。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爲屯。其說最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君子濟屯患无才。有才患无位。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下位。非二非四。雖欲有爲。未可也。姑磐桓不進。以待時而已。然豈眞不爲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居而不貞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然後濟屯之功德備矣。然則何以行吾志。何以濟夫屯。建侯以求助。自卑以得民。則志可行。屯可濟矣。初九在下而遠君。建侯非我職也。而初九能之乎。賈林合李抱眞、王武俊之讎。而朱滔遁唐。遂以安。林遠君而無位者也。劉琨失王浚、猗盧之援。而幽幷亡。晉遂失中原。琨遠君而有位者也。初九患无志耳。有有爲之志。而輔以建侯之助。何職之拘。何位之俟哉。故濟屯者志爲大。初九遠君无位。聖人猶許其有志。而況有志而近君有位者乎。震之初以一陽爲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之六二以陰柔之德居大臣之位非不欲濟時之屯也然下則偪於初之剛而乃爲已之寇上欲親於君之應而有近之嫌故邅如而不能行班如而不能進然則何以處之如女子然與其從寇而字不若守正而不字雖未得親於婚久則寇定而自成其婚婚而字焉何遲之有此王導相晉之事也上有元明之二君而下有王敦之強臣導乃以寬大之度柔順之才處強臣之上非乘剛遇寇而何惟導守正不撓而下不比於敦待時觀變而上不危其國久而寇自平焉君自信焉國自安焉此十年乃字復其常之故也謝安之於桓溫初則伐其壁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邅如班如者其病在於陰柔而无剛明之才耳舜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邅班之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於濟屯之功業所謂即鹿然五應二而不應三三妄動而无上應无應則无功所謂无虞而鹿入林中也君子當此者舍而退則見幾而无悔往而進則遇險而必窮蓋功无幸成業无孤興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非无憂世之心也鹿譬則功也虞人譬則應也故後世有逐鹿之說（末句從學易記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居上而陰柔非濟屯之才故乘馬而不進初九在下而剛明爲六四之應故求助則必往此六四有自知之明無疾賢之私者也魏无知徐庶以之求婚者求助之謂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明之君居屯難之世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澤猶屯而未光其所正可小而不可大是屯難終不可濟乎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然則九五將欲有爲誰與有爲惟一初九則遠而在下賢而在下則如无賢臣而在遠則如无臣唐之文宗初恥爲凡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爲不及赧獻大貞則凶也何也觀近臣則訓注也觀大臣則涯餗也觀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必才才不必用而欲平閹宦之禍故曰君強臣羸航無楫維无臣有主去虎得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窮否反泰極屯反亨屯之上難之極也然非剛明之極何以亨屯難之極今乃以六之柔而當之進无必爲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求夕亡朝得之求朝亡夕得之何可長也唐之僖昭是已

䷂ 坎下艮上

蒙亨

說者以蒙爲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句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果昧也奚亨焉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詘。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未達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再三愈加少也。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答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歸於利貞而已矣。蒙而達。達而堅貞。其利益孰大焉。筮者。問而占之之謂。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險。有險中之亨。蒙之止。有止中之行。險而止者。穉而蒙也。亨而行者。蒙而達也。何達也。達乎中正而已。何爲而達乎中正也。以其求中正之志。就其剛明中正之人。斯達矣。曰時中。曰養正。道之中正也。曰志應。求者有志。則教者必應也。曰剛中。九二、剛明中正之人也。始乎蒙。卒乎聖。原乎志而已。何謂志。童蒙求我。是也。瀆之爲言褻也。再三問者。褻也。再三告者。亦褻也。問之褻則昧。答之褻則棄。匪我求童蒙。謂九二蒙以養正。謂六五。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者泉之性行山之性止此欲行而彼止之故曰蒙蒙者欲行而未達之謂雖然豈終止哉其決也有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測泉不可禦君子得之以果其行泉不可測君子得之以育其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蒙在發發在豫初者發之豫也聖人何以發之教人大立法立法大正己正於上人觀於下迷者覺蔽者解如械得釋如囚得宥其何快如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快之至也刑之爲言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語教者末矣而況威乎以往吝者過是以往則吝也如威令是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善教欲寬不欲苛善學欲遜不欲速初六六三六四羣蒙皆陰也故稱婦焉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達之任受羣蒙之歸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則有容而无擇納則有受而无卻皆寬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苛三后之化頑民所謂无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然六五之童蒙有求於二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責難納誨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堯舜君於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內事耳亦如子之幹蠱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之柔下際於二也婦羣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女德以順爲正三仰舍上九之應而俯從九二之強是女見利而動者也非順也動以利則身非其身失其身則利非其利是以君子勿取也何爲勿取不以順爲正也陳相下喬而入幽卽六三舍上而從下公孫曲學以阿世卽六三見利而失身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獨可用乎用之无所不至矣金夫夫之挾厚利者九二剛而乾體乾爲金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非教不瑩教非賢不親四以昏蒙之資而遠於上下二陽剛健篤實之賢宜其困而吝也窒於通之謂困嚮於從之謂吝（從元作復從學易記正）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與然則聖人眞絕而不教乎是教也非絕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絕也然矚亡取瑟是亦不屑之教誨也使二子而改則困而知之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一也如吝何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有童穉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於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與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晦其中正而養之以蒙如霧蒙日乃所以養日其明不費故其照不匱非作聖用功之深孰能與於此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初六發蒙。九二包蒙。上九擊蒙。蒙至於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蚤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至於爲寇。上之人不得已攻伐而扞禦之。則上之辭順。而天下之心亦順之矣。上下俱順。則彼寇者何利。而此禦寇者何不利哉。虞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爲寇者也。禹周公之征。擊蒙而禦寇者也。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

䷄ 坎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所待而發。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而光且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且貞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惟誠。惟正。无敵於天下。是惟无動。動則亨吉。雖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先主所謂操以詐。孤以誠。操以暴。孤以仁。蓋假之者也。假之者且然。而況性之身之者乎。乾之剛健。誠且正也。坎之險陷。邪且詐也。大川、坎也。（訂詁引誠齋曰。水體至明。光也。坎爲通也。案二語以坎體釋光亨也。今本脫去亨）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乾之尊。遇坎之險。而能不陷不窮者。剛健而已。剛則其靜不可動。健則其動不可禦。靜不可動。則能

忍以需險之衰。動不可禦。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我何陷何窮之有。彼无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竝。而後可以言須也。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无位而須者。无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无德而須者。无濟險之資。秦未亡而陳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暇五年。是也。天位。謂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二五而言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徯雨。蘊而未施。則君子藏器以待時。待時者夫何爲哉。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顏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雖然。飲食宴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含哺之氓皆顏。酒荒之士皆謝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坎水爲險。初九去險遠矣。故需于郊。郊、遠於水之地也。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于郊而馮河。犯難者也。无難而犯難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爲利。无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渚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則去水之險漸近矣。近水者未溺。沙傾則溺。近難者未隙。言出則隙。九二以陽居陰。則寬綽而有衍。以位居中。則正大而不過。寬而不過。則小有言之隙可以窒而不開矣。吳澥以太子之隙。常出怨言矣。文帝寬而不詰。故終其世而亂不作。所謂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進而逼於水矣。泥者。逼於水者也。雖逼於水。未弱於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善備无寇。善禦无敗。既有寇矣。敬愼以禦之。猶不敗也。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夫寇。不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極。進之勇。能不逼乎。不然。在外之災。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愼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鄭。而勝於邲。楚敬愼而晉否臧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相勝。亦相伺也。乾之三陽。所以需而未敢進者。伺坎之衰也。盜憎主人。亦伺主人。故六四亦需三陽之逼己也。雖然三陽厄於險。故同力以濟險。四以一陰柔之資。而當三剛健之敵。傷於陽必矣。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聽命。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且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窮也。三陽彙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是濟矣。爲君子者。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催、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坎爲血卦。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學易記引此文治平矣下有曰）

濟于酒食。乃太平之君。以飲食宴勞忠臣嘉賓之事也。貞吉者。待之有禮。而無過不及之謂也。故象曰以中正也。凡四十三字。疑李氏潤色之詞。非本文也。於此何爲哉。涵養休息。與天下相安於无事而已。不可移濟險之道爲履平之道也。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矣。有險樂險。則諭周平王、晉元帝是也。无險行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險至上而終需。至上而極險。終則變。陽極則升。乾之三陽欲進。而坎爲險以阻之。至上六。則終而變矣。三陽雖爲客。其需我之變久矣。我終能遏其來乎。敬以納之而已。主孤而客衆。主雖有危之勢。敬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桓溫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桓氏亦安。此其效也。不當位。陰居上。則僭也。僭而未大失者。小人敬君子。抑亦僭之救也。與不然。壅甚必決。蘊甚必裂。如秦末之法吏。漢季之閹寺。衆所快也。亦在所憫也。君子之於小人亦然。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遜與爭是也。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无詐者必不訟。窒隙而無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狠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无訟之吉也。不然。訟至於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

難而與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常解於相平而合於不相下。險者狡而工於爭。健者強而力於爭。二人相遭。其肖相下而不訟乎。以坎之險。遇乾之健。訟之所自起也。剛來得中者。九二自外而來。與訟之主也。中正者。九五聽訟之主也。大川。坎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違而行。此訟之象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世讐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曷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慙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愬而不敢於大詬。（大全引此詬作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靜。非首訟者

也。九四以強躁而挑之。初六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強弱。弱者多勝強。兩辭有應感。感者多不勝應。故初與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聽之者明。則強者以後罷勝。感者以先入勝矣。要之。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深戒也。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效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與訟之主。然初與九四爲敵。非與九二訟者也。六三從上而不訟。亦非與九二訟者也。九五、君也。九二、臣也。臣无訟君之理。亦非九二所敢訟者也。所與訟者。其唯九四上九乎。然九四近君而剛。上九居上而亦剛。九二乃恃其剛以訟二剛。以寡訟衆。以下訟上。其訟不勝。宜也。然能幡然而改。退然而歸。來其邑而逋焉。庶幾无刑戮之眚也。不然。掇禍无敵矣。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犯怨。所以不免與。二、柔也。故能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之六爻。唯五聽訟。唯三不訟。餘皆訟者也。三介乎二剛之間。能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從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祿位而終吉也。食舊德。保其祿位也。從王事。從上九也。鄭駟良之爭。子產兩无所從。齊欒陳之難。晏嬰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剛

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撓哉。故初六之辨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僅不失於吉而已。渝者。變而改也。不然。如竇嬰之助灌夫。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捕朱安世。欲以免人。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无淵魚之察。正而无私。則下无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媿。尙何訟之有。冕衣冠而不犯。虛囹圄而不式。可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元大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訟而終凶者也。儻或訟而勝。勝而受賞。猶不足敬。而況衆皆褫而奪之乎。而況未必勝。且未必賞乎。或之者。未必之辭也。故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事也好還。天道固然。

誠齋先生易傳卷三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爲民禦寇。爲中國攘狄。爲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正者。興師之道。賢者。帥師之人。丈人。賢者之尊稱也。年德俱尊之謂丈人。如荷蓧、漢陰、皆曰丈人。師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黃髮之尙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易之丈人矣。廉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也。王翦、馬援、王元謨、則年焉而已矣。然則用將必年。則周瑜、謝元可廢與。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者。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謹之之至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彼不正而此正。正也。非衆正也。彼之與皆不正。而此之與皆正。衆正也。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皆欲擊楚之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武王、高帝、恃得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曰能以衆正。以之言用也。以此王天下。孰能禦之。雖然。有九二剛中之將。而不逢六五之君。則其上无應。有軍師行險之役。而不因天下之順。則其舉无名。任將有應。興師有名。雖曰毒天下。乃所以拯天下。民皆悅而從之。吉又何咎。坎。險也。坤。順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君子之容民如地之容水能容受之斯能畜聚之矣故孟子曰天下莫不與也天下莫不我與則寇敵誰與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徒法不可以與師徒善不可以出師出師以律而與師不以正徒法也與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不以律雖臧亦凶況不臧乎楚之亂次晉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失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之之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專將帥之任不患其不及也患其過耳惟中則吉而无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姦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王敦、蘇峻是也惟中則勇而不忮爲將如是非特才將也賢將也功彌高心彌下身彌退爵彌進宜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令出於一其師整令出於二其師瑕六三以柔懦之資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腐而士不服令褻而下不承則是衆爲將也不惟令出於二而已主之者衆斯師焉往而不敗尙何功之有河曲之師趙盾爲

將而令出於趙穿郤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於先穀皆六三之輿尸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謂左次乃退舍之謂也此說得之蓋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爲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爲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乎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於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禽害田而弋禽則禽服寇害民而禦寇則寇曲有伐罪之言則有名之師此六五之君輿師至正之道也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輿尸雖貞亦凶衆陰也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饋饟黍肉之雛則征葛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陑之師不舉興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爲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爲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輿師有道用將有法此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與執言奉辭伐罪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爲害奉天人之辭而不自爲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輿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聖人於此夫何爲哉行慶報功大者命之有國小者命之有家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人何憂也憂其意之所嚮而世之所趨也故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爲

才。故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患。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於崇德。位能不先於建賢。此所以爲武成。不然。拔劍擊柱。方知帝尊。斐理陰陽焉用此物。亦何所不至哉。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君子周。小人比。而曰比吉者。此上下之親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之能易。故曰比吉。然求比不可速。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筮者。占度在初也。元永貞者。詳觀上之八三德具。而後比之也。元則可親。永則可久。貞則可象。忽於初必悔於末。略於擇必厚於怨。不可舒。故以此之不寧。速來以求彼之寧。則吉也。少後焉。凶之道也。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馬援舍隴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鄺生說田橫。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下順從。謂五陰從一陽。元永貞以剛中。謂九五。後夫凶。謂上六。夫亦謂九五。九夫道也。君道也。六妻道也。臣道也。上六居一卦之末。故曰後。郭子和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爲師。得臣位爲師。

天下之吉莫吉於此。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在澤之中。則聚而相忘。水在地之上。則散而相求。所謂水流濕也。上者不約而就下。隆者不期而集窪。孰使之者。故爲比。不曰萬國建后。諸侯親王。而曰王建萬國。親諸侯。蓋上之親下。甚於下之親上。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實。實在質。初六。親比之始也。孚言誠。盈言實。缶言質。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故餘耳之光初隙末。則如勿光。周鄭之信不由衷。則如勿信。惟謹始。故克終。惟盡此之誠。故來彼之吉。他彼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六二中正之臣。應九五中正之君。上下相比之道。兩得正矣。雖然。君臣相求者也。寧君求臣。毋寧臣求君。非不求也。秉德以充乎內。而不躁乎其外。守正以俟乎彼。而不自失乎此。如是而已。枉道以求行道。失身以求達身。不可爲也。故程子謂伊尹、武侯、必待禮而後出。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婁同楫罔不涉。與師冕同輿罔不蹶。仲尼闢鮑。荀卿蓬麻。皆戒於親非其人也。上六以无首而凶矣。六三與之相應而相比。非其人也。能无傷已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二六三。皆非己之應也。初六。己之應也。而遠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則將誰親。外比於上而已。九五賢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世而无鄰。事一人而无二者與。可謂貞吉矣。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可與比天下矣。猶之王畋焉。既圍而不合以逸之。又開三面以驅之。禽之在前者。既驅而失之矣。又且背而去者。在所舍。嚮而來者。在所取。則去者衆來者寡矣。夫畋者。主於取也。而驅之使去。取之愈寡。何也。无取之之心也。无取之之心。則曷爲取其嚮而來者也。驅之不去。而後不得已取之。取我何心哉。自來自去。聽彼而已。夫惟不取禽而禽自至。故爲天子之畋。不誡人而人自親。故爲王者之比。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也。（五字從學易記增。）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聞之者怨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四陰皆從五。而己獨後焉。見之不蚤。從之不先。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則絕於一陽之君。凶而无終。必矣。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其凶何如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而足哉。光武興而馮衍不至。棄而不爲患。高祖興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爲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咎之哉。學者謹之。

䷳ 乾下巽上

小畜亨。

乾下巽上爲小畜。乾下艮上爲大畜。畜止也。乾進而上。物止之於前。二卦均也。何別乎小大。力有小大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勁乎風。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也。而風行天上爲小畜。天在山中爲大畜。何也。制動以靜。不以動制行以止。不以行。乾欲進而山遏之。眞能以止止動矣。風自動自行。安能止乾之進。能止之者。僅能巽順以柔之爾。曰小畜亨者。小有所止。而有所亨也。亨謂乾。公孫宏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師。李勣能守黎陽之節。而不能守立武后之問。此小畜之臣也。汲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吳之舉。魏徵若在。必能止征遼之行。此大畜之臣也。人臣非有大畜如山之力。其能回人主如天之威乎。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爲天。雲者。天之氣。雲之爲物。散則霽。密則雨。今密而不雨何也。自西故也。雲自西。則曷爲不雨。乾西

北巽東南故也雲興乎西而風起乎東霍然散矣何雨之望大抵風從雲則陰陽和而雨雲避風則陰陽戾而曀韓愈詩風伯曰雲屏屏兮吹使漓之此其驗也畜止也亦聚也故爲密雲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六四以一陰居上位而五陽皆應故能以柔止剛然以一弱當衆強故所止者小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以巽之順止乾之健故乾不爭而暫止以二五之德皆剛而居中以五剛之志皆欲進而上行故乾得進而終亨此人臣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止者也若公孫宏、李勣是也雲欲雨風散之雲可以止矣而雲意尚往而未已此人臣止其君之善而不能止者也何謂止其君之善壅上之澤蠹上之心是謂止善雨傷稼而楊國忠取善稼以獻欺其君以不傷天大旱而李實督賦斂愈急告其君以不旱此能止其君之善者也李吉甫請峻威刑而憲宗以爲欲朕失人心劉澩言苗不損而代宗謂不損猶應言損此止其君之善而不能者也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君子憾其臣學力之淺止其君之善而不能君子嘉其君聖質之堅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風止天是以動濟動也君子欲止其君之不善而反顧在我之德未能无不善是以不善止不善也

大人正己而物正推而格君之心非焉往而不止故君子於此不尤其君而尤其身曰必我之文德有

未懿也我德之進十之則君德之進千之故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不及之語一出而帝自此遠矣賈生自崖而反矣見賈生且然而況小畜懿文德之君子乎彼曰五帝其臣不及其聖此不惟不知皋夔亦不知堯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啓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故伊尹告太甲以謹厥初召公告成王以若生子縱於初禁於未晚矣故小畜必畜於初九初與四爲應四止初而初受之有不善未嘗不止止而復復而歸於道是雖曰彼之所止而吾實自復於道也成王與周召居故成王化而爲周召魯侯與哀駘它居故魯侯化而爲哀駘它其德義之吉又何過咎之有雖然自道可也自聖不可也自道日益自聖日損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於初善之善也不復於初而復於二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於復故爲自復二勉於復故爲牽復牽者勉強之謂曷爲其能勉於復也二雖剛而猶居中故能勉於復雖不及初之自復豈不愈於過剛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吉則不侔矣若過剛而不受止則爲商紂拒諫之弭晉惠公愎諫之狠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中則不正過剛則不和不正而昵於六四愈不正也昵於彼必制於彼愈不和也不正則不可

行。故有輿說輻之象。身之不正。則不可行於妻子。故有夫妻反目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喪其夫之剛而昵於妻之愛。其始相昵。其終必受制。蓋身之不正。則不能正其家也。非家罪也。漢成帝嬖趙后。而制於趙后。始於腐柱之僭。唐高宗嬖武后。而制於武后。始於聚麀之汙。豈惟夫婦。君臣亦然。二世之於趙高。明皇之於祿山。是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柔而止五剛之進。以小臣而止大君之欲。禍之道也。故爲血而傷。爲惕而懼。爲咎而害。六四以柔止剛。以臣止君。而能使其傷之去而不至。惕之免而不遭。咎之除而不作。此獨何道也。以至誠愛君之志。合乎九五至誠納諫之志。上下同志故也。六四九五皆有孚故也。此六四之賢。與抑九五之賢與。九五之賢而已。蓋茅焦非賢於比干。而秦皇賢於紂。惕出。如知罃如實出已之出。是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巽體而乾德。故九五之止衆剛。乃健於六四之力。九五之有孚。乃廣於六四之孚。以六四柔順之臣。而上欲止其君。下欲止其羣陽。僅不傷而已。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故至誠一孚於上。羣陽皆聽於下。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故衆陽皆聚而聽其所止。靡然爲善。而幡然不爲不善。攣、聚也。富、善也。鄰、衆陽也。堯舜行德。而民不犯。周民遜畔。而訟自釋。皆富以其鄰不富之義也。四五陰陽皆不失位。故孚。

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乾之一陽欲進。而六四止之。故密雲不雨。然六四之力既衰。則羣陽之類復進。所謂尙往而未已。終亦必雨而後已。至於上九。陰陽和而既雨。則可以止矣。故曰既雨既處。至於既處。則陽亦窮而陰終勝。彼五陽者。不期止而止矣。以一陰而止五陽。非止之以力也。止之以德也。何謂德。巽順有孚之謂德。穆宗欲幸東都。以張權輿之諫則不止。以裴度之諫則止。度之言巽順有孚。故曰尙德載。又曰德積載。載者。積之充也。言巽順孚誠之德。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誠之積。積之充。猶感之難。況誠之不積。積之不充。乃欲以語之末而止其君之大欲乎。雖然。以柔止剛。以人止天。以臣止君。止之可也。過於止。不可也。婦盛抗夫。月盛敵日。陰盛則疑於陽。臣盛則侵於君。故曰婦貞厲。言雖正亦危也。日月幾望。言月勿令至於望也。曰君子征凶。言可止而征不已。君子亦凶也。曰有所疑。言陰疑於陽。臣疑於君也。臣疑於君。君子猶凶。況小人乎。故鬻拳之諫至於兵。趙盾之諫至於逆。豈人臣之願哉。豈人臣之願哉。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物畜而後有禮。履者。禮也。又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之謂也。行天下而不禦者。莫若禮。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故天下之剛暴莫慘乎爭心。而虎爲下禮一行焉。慢斯恭。悖斯順。爭斯遜矣。若蹈虎尾而亦不噬人矣。豈惟不噬。又且亨焉。大哉禮乎。故曰以禮制心。虎豈在外哉。然其象自六三九四出。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以一柔而行五剛九五以純剛而宅中正此下以禮而正上上以禮而自正也下以禮而正上故柔順以格其非心和悅以平其威怒君一正而臣不傷上以禮而自正故身履乎至尊而不疚於利德進乎光明而增益其聖君不勞而君自正陳敬仲以禮而飲齊侯魏徵以禮而約太宗豈俟其玷而後磨疚而後藥哉九二六三九四合而爲離故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者此天地之閒粲然有象之禮也君子則之而已天下之禍莫大於人欲人欲肆則下皆有爲上之心故君子徐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紾其兄之臂君子不敢齒路馬而民猶有犯屬車之塵禮作而後上下分上下分而後民心息民心息而後天下定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於綱常之中而不淪於禽獸夷狄大哉禮乎而或曰起僞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見禮亡之禍爾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象象言禮之可行爻辭言行而不處其復於禮一也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處幼而學壯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平生雅素之學然後可以有行故往而无咎何也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无其素而欲行欺也不于其志而于其身汙也故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顏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呂

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爲素履。願志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爲而行其道。蓋坦然而无難矣。然猶守之以山林幽獨之操。可謂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捽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張良近之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聖人之於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曷憐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曷恨乎其才也。陰柔而不足與有爲也。若眇而自任以能視。若跛而自任以能履。以跛眇之質。柔懦之才。介乎五剛之間。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禍敗也必矣。所謂履虎尾而逢咥也。凶孰大焉。聖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當也。若夫其志。則可憐矣。甚武而欲有爲於吾君。甚剛而欲有立於當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凶。而後止言志剛而已。亦不深咎之也。商浩不出房琯不相。晉唐君臣之訾。庸有既乎。世之君子。欲出而有爲。其亦量己之才而勿冒其位也哉。彖與六三。以一卦言也。爻不與六三。以一爻言也。上三陽者。虎也。九四虎尾。六三履之。易以在下爲尾。故遯之初六。既濟之初九。未濟之初六。皆爲尾。而履以九四爲尾。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也。然能終吉者。九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愬愬而祇懼。所以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潛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暴。速於剛暴服剛暴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以乾剛之德。既有能行之資。宅天位之尊。又有得行之勢。德與位相當者也。可以必行矣。而聖人戒其剛決之太過。則雖正而亦危。故去四凶非舜之剛。而莫剛於班有苗之師。伐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勇於棄輪臺之地。得此爻之戒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居履之極。當履之成。行而不止。其行必跌。成而不去。其成必缺。盍視其行而不明。成其福而不毀。功成身退。而復反其素履幽貞之初。慶孰大焉。故伊尹相湯之功。不高於告歸之節。子房與漢之策。不警於棄事之智。皆反其初之義也。旋反考成也。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嘗忘於處也。

誠齋先生易傳卷四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其上古之極治與。不惟後世不可復也。中古其庶乎爾。葢自有天地以來。非一聖人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至於泰。（會通引作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是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與。小往陰往而外。大來陽來而內。否泰吉凶之道无它。陰陽邪正外內消長而已。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之時。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无不泰而通焉。孰爲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

已。消長在彼。內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獨不可參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爲君子乎。曰。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言。如是而止爾。若曰參而用之。御而化之。聖人未之言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下之理。大和生於通。大戾生於隔。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爲泰也。聖人所以輔天地。助民人。不過財成天地之道。還以補其不及。合其自然而已。豈更駕而外取哉。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繇寡達乎旒纊。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爲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羣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羣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羣間

孤剛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壅於簡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塞於朋主之不力則天下有厄賢是三人者有一不能兼容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尙之爲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尙主之尙其毫髮野无遺賢之世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陰以處下爲位之實也今也三陰升而居上失位久矣九三陽盛而衰六四乘其衰而求復帥其類而下集羣飛而來者翩翩然矣此其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蕭傅隕而恭顯薦貢禹王章誅而欽永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爲也六四之時不可爲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也言莫予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豈特如流而已此予惟克邁乃訓爾交修予罔予棄高宗所以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者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爲帝妹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至於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否來如城之積而爲隍於是治化而亂存化而亡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爲之用雖欲告邑孰爲之聽雖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懷愍劉石之世乎嗚呼聖人之戒亦不緩矣而猶有不懼者何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之卦辭約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而已喜君子進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曰亨而又曰吉亨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必曰不利曷爲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曰貞而必曰

君子貞曷爲君子獨貞也君子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彖者匪人一用何遽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爲墟天下无邦則舉國家而爲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於李斯上書之日漢替於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始皇之塗炭（案僞新僭號始于始建國終于地皇故曰始皇）何必見而後悟哉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惟陰命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不交者湮而不流隔而不達之謂不交之病豈一端而已天不下濟地不上行此一不交也雖然此天地不交之幽者也至有澤不下流情不上通此一不交也是亦顯矣豈幽乎哉雖然此君民不交之遠者也至有君猜而不孚其臣臣忌而不格其君此一不交也是已近矣豈遠乎哉雖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也至有一身之中上炕而陰不泝下冰而陽不注此一不交也是已內矣豈外乎哉雖然此一身

不交之隱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目不交乎耳者。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耳。不達乎目也。秦二世笑趙高以鹿爲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无能爲。目不達乎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是愈顯矣。豈隱乎哉。是一身之否也。非一身之否也。一心之否也。一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情通。天地之氣交。可乎。否至於此。不可爲矣。此扁鵲望見桓侯而走之時矣。君子當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旬。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必退。非畏一小人也。知羣小必以類至也。是故泰之初九。一君子進。而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關也。否之初六。以一小人進。而亦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莠也。拔關者。其根不盈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於君子之類進也。驩兜入而四凶集。賈充不留而羣小憂。故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類從矣。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亨者。以退爲吉於進。以窮爲亨於亨也。自君子以退爲吉。以窮爲亨。而天下懼矣。雖然。此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彙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猷猷不忘之義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以柔詘之資。居大臣之位。下則幷包羣小。而爲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

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欲之樂。當是之時。羣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爲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貞愈獨。羣愈遠矣。羣、謂羣小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初六小人之媒。許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恭顯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銳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羣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一陽在外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幾於未窮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則爲陳蕃爲曹爽。爲建寧王倏。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爲魯昭公。爲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爲文宗。爲訓、注。九四以剛陽之臣。受九五剛陽大君之命。以此清羣小而濟否。世豈惟无咎。又且疇類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此志卽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乃今得君而行其志耳。非一日之蓄。非一旦之驟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濟否之君。不可以有輕心。心輕无成。不可以有汰心。心汰无終。欲濟否有成而能終。其惟有儆心者乎。

九五以剛陽之資。宅中正之位。當否極之世。又得九四上九羣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之否无難矣。雖然。聖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无儆也。惟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爲吉。而常有危亡之慮。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光武日謹一日。以十年爲遠。審黃石。存苞桑。所以能身濟大業。延祚四百也。曰其亡。又曰其亡。儆之至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否可恃乎。大人謂三陽。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剛陽之才。佐九五剛陽之君。得九四剛陽同列之僚友。撥亂而反之正。傾否而復於泰。可以喜矣。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剛制其喜。而不敢先焉。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矣。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馮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无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生清涼。得否之九五上九之義矣。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人與人羣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而獨與人爲異何也。人異乎人者。物之棄。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同而隘。則其同不大。同而曖。則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天下歸之。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則當无所不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君

子與小人爲同。則君子爲小人。小人與小人爲同。則小人害君子。豈正也哉。故九五可同六二。而九四不可同九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六二以陰居陰。故曰得位。下卦正中。故曰得中。二與五應。故曰應乾。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一柔應五剛。下應上也。五剛應一柔。而九五正應。上應下也。上下相應。其同大而公矣。乾行。上應下之謂。同人曰三字衍。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兩武相戰。兩邪相傾。安能同哉。以乾之剛健。而離以文明下之。非兩武也。以五之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非兩邪也。所以爲君子之正同也。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往而不大同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爲同人。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粲然有辨矣。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无乃爲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以爲同之大。所以爲利君子。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此顏子克己之學。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彖辭贊六二得中而應乎乾。贊其德之中正也。爻辭吝六二同人而同于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爲同。則宗族之外。皆築而封之於同之外矣。此楚王亡弓楚人得之之心也。吝嗇甚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挾初九同剛暴之德。覆之于六二之下。伏戎于林莽之中也。據下卦之極。而居其上。升于高陵也。九三何爲而然也。忌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而欲劫之以同已也。使六二肯同已。則九三奸雄之心濟矣。其如九五之剛而不可敵何。是以久而不能興也。桓温忌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幾死焉。此升于高陵、三歲不興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三、九四。同利相趨。同害相死之人也。二人者。皆有覩其上之利。而有牽其下之害。是故九三恃初九以爲戎。九四恃九三以爲墉。一伏戎於下。一乘墉於上。以仰逼九五之尊。其志皆不利六二之應九五而有牽乎己也。六二肯我同。而後九五之勢孤。九五孤。而後九三九四之援合。今六二秉大臣中正之德。堅與君同心之操。懍不可奪。則九三有兵。九四有城。將何施焉。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九四乘墉之

勢也。外則憚溫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眞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知困而僅保其吉爾。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兩剛強之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興。深媿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苟中正矣。何強之不弱。何弱之不強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三九四之謀。下欲奪六二之上應。上欲間九五之下應。豈惟六二忠而不貳。微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豈能自信於君哉。管蔡毀旦。燕蓋譖霍光。悲而號也。羣小之黨既殲。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大師剛而力之謂。故師莫大乎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君臣同。則人畢同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爲亨爲利。同人于郊。止於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此項羽之衆。一散而不再合。李密之衆。再合而卒不能濟。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三三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程子謂離乾合而爲卦之才。故能元而亨。又曰。大有。盛大豐有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所以有其大。乾、健。離、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爲火。爲日。卦之德有日之明。今也處明不以盈而以虛。乾爲天。爲健。卦之德有天之健。今也處健不自高而自下。此大舜舍己從人。不有其大也。以日之明。行天之健。則天下之善惡內无遺照。外无遺決。然亦豈自用哉。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亦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折中引此。明作離。而下有櫫字。）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折中引此。明作離。而下有櫫字。）故極於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稟剛陽之資。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下有衆陽之賢。不曰无類。然以无交而害者。孤遠在下故也。賈生明王道。而黜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羣儒。而廢於武帝用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愈无咎矣。故聖人傷之曰。大

有初九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也。雖然。使大有之世。孤遠皆不遇。則釣築終不遇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蓋軫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博者非大才。惟大車爲能輕天下之至重。邇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不然。安有重積於中。而不敗於外哉。九二以中正之德。剛健之才。爲大臣。任大事。當大安危。大治亂。而能无往而或咎者。有大才如大車也。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二、大臣。九四、邇臣。九三位雖高。而非大臣之任。君尚遠而非邇臣之親。蓋諸侯君公之職也。諸侯之於天子。何以驗其忠與否哉。此心通塞而已。跡遠而情邇。身疏而心親。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源而貢於外。趦趦而萌於內。可謂忠乎。此所謂小人弗克也。爾身在外。而心王室。朕心朕德。而惟乃知。周之諸侯所以忠賢也。亨者通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初九、大有之寒士。九二、大有之大臣。九三、大有之諸侯。九四、邇臣也。孰爲邇臣。殆周之世。外之左右諸

大夫。內之侍御僕從。其是與。知政守藩。邇臣不如大臣諸侯。近君用事。大臣諸侯不如邇臣。近君者。勢不震而盛。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也。惟明足以辨禍福之機。則能不有其盛。庶乎无咎矣。彭者。盛之至。晳者。明之極。不然。爲主父偃爲董賢。爲宏恭、石顯爲李訓、鄭注。禍敗可勝言哉。衛青之不薦士。張安世之遠權勢。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離之初。故明晳。以陽處陰。故匪其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爲大有盛治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其下之志。媿服其下之心。下感發。則君臣之孚不約而自交。下媿服。則道德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武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之語。然二臣者。終身不忍負二主之託。又焉用周防也哉。然必如大有之羣賢。然後可。始皇信斯、高、順、帝信梁冀。易而无備可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位之地。澹然不攖於勢利之場。此伊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與。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祿。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嗟乎。八卦乾爲尊。六十四卦泰爲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生斯時。雖如初九无交而難進。縕袍菲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而況

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九四之邇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舊乎嗚呼盛哉

誠齋先生易傳卷五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自天道下濟而光明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盈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蘊夫山。謙之益也。舊說謂山能下爲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非山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蘊夫山。乾自虧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通。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必中、昃、盈、食。岸爲谷。谷爲陵。然後爲虧益變流之證哉。神人之道。亦若是爾。害也。福也。惡也。好也。果自外乎。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君子德彌尊而心彌卑。以保其德乎。非保其德也。進其德也。保者。惜其既足。進者。歉而未止。惟其歉而未止。故德尊而益光。卑而益尊。以此始。以此終。其進德也。庸有既乎。故謙者。君子進德无既之壑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不能有天地。而地能有天山。君子觀此而得天之理。多或裒之。寡或益之。不稱則惻。不平則忿。君子觀此而得物之理。大取諸天。小取諸物。君子觀此而得謙之理。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至柔處至下。謙之謙也。謙之謙。其過謙乎。曰。盈患過。謙不患過。至柔謙也。至下養夫謙也。牧養也。謙何俟夫養。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虛之謙。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位以德躋。德以位衰。二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此君子所甚懼也。是故號鳴咨詢。以講求謙之道。鳴者。講求之切也。柔順謙之資。講習謙之學。所以謙而正。正而吉也。非中心之自得。鮮不爲貴位所移矣。此禹拜昌言之謙。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主五陰。稟剛陽之才。任天下之重。以有大勳勞於天下。勞而不謙。其勞必奪。謙而不誠。其盈必廢。所以有終則吉也。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謙。謙而終也。大哉謙乎。大哉謙之有終乎。周公公孫碩膚上也。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其庶乎。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爻之利。有利於承上。有利於乘下。六四近六五之君。居九三之右。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傲。傲者違承

上之則。下乘勳勞之臣。非謙則忌。忌者違乘下之則。違其則者。乖其宜也。惟謙則施之上下无不利矣。

撝。施也。此皋陶予未有知之謙。勿驕主傲也。渾排濬忌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欿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納天下之善。則其臣鄰翕然舉衆善以歸之矣。高帝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雖然。謙无不利。遂挾之以靡不爲乎。聖人戒之曰。征不服也。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位愈高。志愈下。亦如六二號鳴以求謙之益。則衆善畢赴焉。往不利哉。衆人以居高爲得志。上六以居高爲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衛武享國百年。而作抑詩以自警。且曰。勿以我耄而舍我。其教戒我。此上六之鳴者與。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終。天下事有大於二者乎。然動而順天下之理。舉而順天下之心。理動而人心順。心順而人心說。則二大事一小事其焉往不利。而況小於二事乎。豫。說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順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觀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矣天地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何有何以知天地亦如之乎天地能順晝夜而不能以夜爲晝能順寒暑而不能以暑爲寒順之故三光全而寒暑時違之則薄食與而愆伏起聖人得此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信於動先說於動後尚何事刑罰哉而況建侯行師乎不然逆尾大之勢而建侯必爲漢之吳楚違舉國之諫而行師必爲秦之淮淝何利之有坤順震動九四剛五陰應晝曰永清四海言兵寢也易曰刑罰清言刑措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順以動者天理出而奮者大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何爲哉天而已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九四豫之主初六四之應當逸樂說豫之時以陰柔居下之資而有上下交應之嬖挾口才以濟狡志利其身亦凶其身凶其身亦凶其國曰鳴豫小人有口才者也曰志窮狡志而極其欲者也故暴公以讒鳴伊戾以諛鳴儀秦以說鳴髡衍以辨鳴晁錯主父偃以謀鳴江充息夫躬以訐鳴王叔文以治道

鳴。李訓以大言鳴。鳴乎下應乎上。凶在其中矣。而況極其志者乎。初六地之初。九四雷之初。二者交應。雷聲初出地也。故爲鳴豫。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也。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以陰處陰。靜而貞也。位乎中爻。中而正也。是豈升盤樂之堂。躋懷安之域者哉。故其處豫如介石。其去豫如脫兔。何俟終日。吉孰大焉。蓋袗衣不能易舜之陶漁。赤舄不能萌旦之驕吝。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極高。近九四之大臣。進則盱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厭。此悔之道。故陽虎幸於季氏。則圖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圖霍氏。季霍幾危。虎桀亦敗。所謂盱豫悔。聖人不許其盱也。退則遲而固戀其豫之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負阿毋而不能離賈謐。蕭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爲累。所謂遲有悔。聖人非幸其遲也。不許其盱。折其萌也。非幸其遲。哀其成也。長禍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不去。何也。人不稱位。位不當望而已。吁。小人亦何利於位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動天地之大舉。以規天下之大功。其難有五。有志无位。志則不伸。有位无主。位則不定。有主无助。主則不堅。有助无才。助則不立。九四爲動大舉之主。致天下之豫。我之由也。非兼五得以超五難。吾未見其

動之有濟也。小動猶難。況大動乎。九四以剛陽大有爲之志。果決不疑之才。而居近君大臣之位。主之以六五柔順之君。助之以衆陰上下之朋。小動小得。大動大得。何五難之有。大禹興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議。是也。故得曰大有得志曰大行。皆大動也。朋盍簪。五陰合聚而助之也。盍合也。簪聚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以柔弱之資。居逸豫之時。耽宴安之酖。所以疾也。有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一正君而國定。然其效止於恆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爲全人何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爲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爲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速。見正者。揉而復。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資之柔。居豫之極。昏冥於逸豫之樂。其咎成矣。而无咎者。極而能變故也。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而能變。安知逸豫之主不爲憂勤之主乎。渝變也。豫而能變。則爲太甲。爲齊威王。不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太康唐莊宗。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元亨。亨之大。利貞。貞則利。隨而不正。咎必至焉。何亨之有。故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命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衆恭。則吁儆功之薦。利有在於遷國。則違胥怨之咨。不隨之隨也。惟貞之隨。惟大亨无咎之歸。兌、少女。震、長男。男行女隨。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陵柔則離。柔乘剛則爭。剛下柔則說。說則隨。初九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二爻。九四、九五。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一爻。三剛自外而來。以下於三柔。故動而說。隨也。曰大亨貞无咎。動而貞也。曰天下隨時。說而隨也。孰動而貞也。聖人動而貞也。天下隨時。孰爲時也。聖人也。不曰天下隨聖人。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貞者道之體。動者道之用。時者道之迹。聖人以用隨體。天下以迹隨用。故時出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大哉時乎。大哉隨時之義乎。震動兌說。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兌正秋也。收雷之時也。君子觀象而得息之義。日入而息。君子獨能違而不隨乎。而況靜作因革仕止久速之時乎。然則仲尼終夜不寢。周公夜以繼日。非與。曰易之隨時。天也。聖人之競辰。人也。嚮晦。日將夕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主是事之謂官。隨以動而說爲義也。孰主是動。非震之初九乎。天下之事。不動於常。而動於變。渝者變

也。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當大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至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貞者正也。出門者公也。董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爲賊。故王晁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无功也。爲初九者。其動可輕乎哉。出門而交。謂震出而交兌也。吾動而彼說隨。斯有功而不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以六二視三四。則六三小子。九四丈夫。六二居大臣之位。偏係於六三。則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卽也。隨於暱。則遠者不麾而自去。從於邪。則正士不間而自疎。勢不兼也。故遠子瑪初嬖八人。而巫臣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曇。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況不爲遠郭者乎。牽於彼而吾隨之。曰係。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以六三視二四。則六二小子。九四丈夫。六三之志舍六二。從九四。惟不失其所隨。故有求而必得。非求在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利居貞。貞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隨。君道也。九四處大臣之極。逼君位之近。而得人之隨。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惟

中有愛君之誠。外盡爲臣之道。又全之以明哲之節。可以保其功名。而免危疑之凶矣。程子謂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伊、周孔明是也。其次則郭子儀、淵哉程子之言也。不然。正則爲徐偃王、霍光。不正則爲莽、卓。雖不凶。猶凶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乾之陽剛。居兌之中正。爲一卦說隨之主。應六二正中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孚。誠也。嘉。善也。堯之舍己從人。舜之聞見一善。上也。高祖從諫轉圜。太宗導人使諫。次也。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以柔順之德。居說隨之極。得民心之隨。固結而不可解。亡以爲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繫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而況可得間而離之乎。二程以爲太王居岐。龜山楊氏以爲文王居西山之事。上窮上之極。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泰之變。泰之初九。上而爲蠱之上九。泰之上六。下而爲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壞。陽上而不降。陰下

而不升。則上下之情兩隔而不通。巽順而不健。艮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才兩弱而不立。天下之事焉得而不壞乎。蠱事之壞也。蠱壞矣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桓以無知與。文以里平霸。故亂爲治根。蠱爲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於濟大難往有事也。然則其遂徑涉而徒往乎。曰否。舉事之始。逆慮其敗。當在事先。追愛其成。當在事後。庶乎其可。甲始也。先後各三日。思之詳也。終則有始者。尤以後甲爲重也。後甲終也。能謹其終。則能保其有始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无事而不動。山也。山下有風。則風薄山而事生。風落山而事壞。君子當有事而壞之時。起而飭之。則將奚先。飭壞在振民。振民在育德。振者作而起。育者養而施。風、言振。山、言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弱於才而卑於位。然當壞之時。爲子而辭其幹乎。能幹。則其父有子。有子。則其父无咎。然弱於才矣。何以能幹。盡惕厲之意。以承其父之意。則吉矣。曰考。則非存。曰意。則繼志不然。弱才而強決。卑位而高步。涉佗之誅。欲尊晉也。南蒯之叛。欲強魯也。知幹而不知厲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承考。九二幹母。譬之家。其文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則一子而易治。家无父而有母。則衆子而難立。然則九二其孰爲母。六五是也。六五才既柔。體又止。則君非大有爲之主。九二德雖陽剛。資則巽順。則

臣非大有爲之佐。事壞於考。主於母。幹於衆子。母倚子者也。衆子倚長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長子又以柔順之資佐其母。此時爲何時也。其幽王之末造。平王之初政乎。故晉文侯非中興之佐。平王非中興之主。東遷之業就。而文武成之業微矣。曰不可貞。不可反之正也。曰得中道。僅得爲中才之事也。雖然。六五吾有憾也。九二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順。則爲田常。爲意如。爲莽、卓。爲王敦桓溫矣。求爲文侯。可得乎。豈惟无憾於九二。吾猶爲六五賀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革弊者。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過剛而禍不亟者。九三其庶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去之。此其禍不爲晁錯。則爲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无咎者。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无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其蠱之九三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可也。補而未全。徐之可也。補壞之才。有革而補之之才。有徐而補之之才。革而補之。強於才者也。徐而補之。弱於才者也。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亦少飭矣。其未飭者。皆補而未全者也。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君之位。此大臣之弱於才而膺補壞未全之任者也。可以徐。不可以亟。可以寬。不可以迫。故曰裕父之蠱。

勸以寬也。又曰往見吝曰往未得。戒其迫也。高帝革秦爲漢。漢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補而未全者也。惠帝欲有爲。曹參欲无爲。非不爲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爲也。故能成清靜寧一之治。此蠱之六四寬裕而不敢勇往者與。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以柔德居君位。繼父業。乃能成幹蠱之治者。用其譽髦之臣。承以衆賢之德也。初六之小臣倡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臣勇於幹。六四之大臣致其裕。六五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衆賢所輔。君无陰柔。而況剛明之君乎。然則閹宦之弊。文宗曷爲不能革。曰。文宗有六五之柔。无六五之輔。非无輔也。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臣事君。子事父。一也。上九。臣也。而不事王侯。然則爲子而不事父與。蓋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蠱壞之時。君子皆有振而飭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又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兼羣賢之幹裕者而用之。則上九不必爲。上九之與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殊。則上九不得爲。若夫天下大壞。盡羣賢之力。佐陰柔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獨能支傾廈乎。則上九不可爲。然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我。舍之則藏。不可則止。時也。於是不事王侯。非不事也。不得事也。非以爲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故曰不以我違天。雖然。猷猷不忘君。江湖有

魏闕志也。曷嘗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爵我。此其畢命爲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爲天下之可法。巢、許、夷、齊四皓、嚴光其人也。與荷蓧、晨門異矣。